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

五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新 古 文 辭 類 纂 稿 本

全 二 十 四 冊 定 價 五 元 特 價 二 元 八 角 郵 費 每 部 二 角

姚惜抱古文辭類纂選擇精審
體例完善治古文者翕然宗之
王氏續選繼起有清中世之文
略備惟近代之文去吾人愈近
研習愈亟而選本缺乏學校教
課學子研究均覺不易搜羅難
窺全豹諸暨蔣瑞藻氏勤於讀
書見有可資諷誦之文字輒手
書之積之數年蔚成大觀本局
商取手寫稿本付諸石印以應
社會之亟需

著 錄 各 名 家 一 覽

薛福成	黎庶昌	張裕釗
吳汝綸	王先謙	楊 峴
黃遵憲	孫詒讓	譚嗣同
王闖運	嚴 復	易順鼎
繆荃孫	劉師培	陳寶琛
沈曾植	康有爲	林 紆
廖 平	唐文治	陳三立
鄭孝胥	張 謇	蔣智由
章炳麟	梁啟超	馬其昶
樊增祥	吳增祺	羅振玉

此外尚有百餘人不具錄

評校音註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二贈序類一

長沙王先謙纂集

朱梅崖送葉蔚文南歸序

得此引證
詰拘肆義
甚確

揚子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二者謂世爲之。不知亦士之自爲也。其肆焉者。是能無失其爲貴也。其拘焉者。蓋自賤也。孔子從七十人。困陳蔡之郊。受圍匡人。撫琴以歌。從者熙熙。亦各得其志焉。顏觸觸王斗絀世主之怒。笑謔廣庭。高揖而去。幾於能自貴矣。顧其鼓傾危之言。較量勢位之閒。陳義陋促。而不能自容。亦奚爲是拘拘也。今通政雷先生。服孔子遺言。能自得其志。余故樂觀其爲人。嘗試之擾攘中。憂虞雜乘。人人自失者。而其心不動。退輒歎服。謂是能不自賤其道者。眞周之士也。葉君蔚文。以督學舉入太學。三年其間。有道路取縣令長如寄。君固謝不往。熙熙然擁書南歸。將益求於是。以自放其志。其亦聞通政之風而起者歟。君方便道浙江。謁通政。故余序言相質。以見士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其拘肆不繫乎時。苟有志自爲者。蓋無在不得其所以爲士。惜乎余僅能言之。不能如君之善師通政之志也。

士有所以
自重者
在不俟
貴賤爲
貴者慎
其自重
歟

孔子從七十人五句

楚迎孔子將大用陳蔡忌之以兵圍之史記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家語子路將戰孔子止之子路彈琴而

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

顏觸王斗

皆齊之高士不為勢屈而能直言極諫者詳見戰國策

雷通政

名鑑字翠庭曾官通政使

督學舉入太學

清學政以生員之學行優者舉入太學為入仕途之始基

朱梅崖贈黃君序○

亦是尊題法

此言用心之專

一氣呼應筆亦瘦硬通神此等學處最宜學步

書畫於技其最貴而難工者也。然八體散於秦漢之間。而考工記有績人攻五色之事。虞書載舜曰朕欲觀古人之象作會。又曰彰施于五色。畫之本末視書為古。夫技益古者品宜益貴。而工益難。昔之工書者稱鍾繇王羲之。舊載繇得蔡邕書以指畫衾盡破。而羲之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為墨。其不自恡於心與。力求工於技若此。不已專且一歟。其古今稱之豈誣歟。其亦有推此意於畫者歟。黃君昇玉技於畫者也。其急於其技之工也。其用心也。恆惛惛焉。子子焉。其致力也。旦而盡。日暮而盡。燎僚儻所謂能推其意者。非耶。夫先王去世遠。其迹未嘗絕於世。待人之自求之。然世之治藝文者眾矣。殆未有如君之急其技者也。然則君將遂盡形所觀之象。以追古績人之能以與書家之繇羲相埒。蓋全其技之最貴。以有稱於後。而又何難之足云。

仕琇秀業藝文而情焉者也。嘗欲師君專一之意。以力其業而策其情。而不之克。君今者辱在松谷。仕琇喜得師焉。因述書畫之說。以爲君贈。夫事有不相喻。而假道通焉。以精其業者。昔之人固多有之。惜也。仕琇非其人也。

八體秦李斯以文字異形。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凡定書體爲八種。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書續人攻五色續人。周禮官名。虞書載舜曰二句。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鍾繇字元常。三國魏人。善草書。王羲之字逸少。晉人。爲右軍將軍。善草隸。蔡

邕字伯喈。東漢陳留人。所著詩賦碑銘書記百餘篇。張芝字伯英。後漢酒泉人。善草書。世稱草聖。松谷別業也。

姚姬傳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儔

以上專就孔氏說

一語到題又轉到自待一層漸入規勸之義

名既得矣節宜自重是文之本意

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閒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歎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搆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搆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為。孔。氏。榮。而。以。為。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為。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搆。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斬。祈。為。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搆。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為。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干。青。雲。依。於。危。碕。奇。岸。崩。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搆。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搆。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為。之。說。以。贈。

黏名科舉試卷皆糊姓名使閱卷者不得受請託

恩科舊時科舉本有定年朝廷有慶典特恩則開恩科

衍聖公孔子後裔世襲

之爵自宋相沿不改豫章大木名

碕曲岸也

此亦集中
傑作學術
源流瞭如
指掌

透徹治理
之論

切中時弊

姚姬傳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窺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

一筆收住

大波軒然
發於水上

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厖渚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義疏

疏解經義之書。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賈公彥。徐彥。楊士勛。作周禮儀禮公穀傳疏。

功令

史記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

歎

齊其弊。齊作整。厖渚也。嶺表。即嶺南。粵省也。

厖渚

也。

嶺表

即嶺南。粵省也。

姚姬傳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

○○○○劉名大櫬。

曩者鼎在京師。歛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鼎曰。夫黃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僞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鼎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閒。方侍郎名聞海外。劉

濂生之於川惜其震位之未高見聞之以未廣是以文止於海峯亦云

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士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鼎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鼎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寄意深遠落墨最高

程吏部

周編修

程名晉芳字魚門號蕺園官吏部主事周名永年字書昌注皆詳卷八

黃舒

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舒城縣名舊

屬安徽廬州府今屬安徽道

衛武懿詩

周衛武公耄年好學賓筵抑戒諸篇武公所作也

樅陽

鎮名在安徽桐城縣東南漢武帝自

尋陽浮江薄樅陽而出作樅陽之歌卽其地

姚姬傳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引詩甚當

正論不刊

序其大者

筆筆顧到
作法周密

周之西都多貴族。而詩人嘗思詠其女子焉。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爲榮者也。及尹氏爲太師。見刺家父。而節截南山作焉。則併其親黨譏之。曰瑣瑣姻亞。夫一尹氏也。而得其女者。或以爲榮。或以致譏。豈非以所值賢不賢異哉。故貴賤盛衰不足論。惟賢者爲尊。其於男女一也。吾族夙有形家之說。曰宜出貴女。而張氏與吾族世姻。其仕宦貴顯者。固多姚氏壻也。然余以爲吾族女實多賢。豈待其富貴而後重邪。余三從伯父爲嘉湖道布政副使。實生大姊。適張君肩一。爲萊州太守之子。太守之夫人。吾姑也。大姊之姊。又吾妹也。皆賢有可稱。而大姊之遭最不幸。十六而嫁。能事公姑。以爲有禮。太守捐館舍。肩一以憂致疾。姊割臂求以療之。竟不起。遺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傷之甚。損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撫弱女。閉門自守。不妄見一客。卒以夫弟子雍嗣。教之成立。有司請於朝而旌其閭焉。吾嘗閱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隆盛。能以豔陽桃李之年。而有冰雪風霜之操。吾姊雖不若彼出於宰相之門。而父母及夫家。皆典牧方州。世承仕宦。姊獨於其閒。遭離荼苦。執德秉節。數十年。其亦可謂君子之女。無媿古之尹吉。而其榮有逾六

以二人之賢知邵子之賢既有

珈嘉簪徒檢切

第拂者已萊州之喪吾姑恭人最儉謹持家以法姊能嗣姑之舊以保

其業女子皆婚姚氏女嫁母姪子娶姑女邕然門庭之間日浸以盛姊於是老而傳事蓋今茲年六十矣十月上浣實其初度內外之族皆往慶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懼此以處常者言也若不幸遭值艱厄如吾姊其必如吾姊處之乃可以言無遺懼矣吾故引詩美刺之義爲壽豈獨以榮吾姊哉又使幼少者將聞吾言而知敬戒也

西都鎬京也今陝西長安縣

彼君子女二句詩小雅都人士篇

節南山詩小雅篇名注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

致致瑣瑣姻亞節南山篇句形家堪輿家也萊州舊府名屬山東今廢娣長婦謂稚婦爲娣婦見爾雅捐館

舍猶言死也

六珈詩副笄六珈按珈笄飾之最盛者

簪第詩簪第魚服傳簪方文席也

恭人清制

四品曰

傳事傳家事也

無非無儀三句詩小雅斯干篇

恭人

制

秦小峴贈邵秀才序○

余監司浙西於諸生中得一人焉曰邵子懷粹余初未識邵子因其鄰潘侍御德園以識邵子侍御又爲余言邵子故與長洲彭進士尺木善侍御賢也進士又賢也以

佐證便不
鶴突行文
妙得含蓄
之法

賢字寫到
十分愈轉
愈妙

侍御與進士之賢而知邵子賢因侍御以識邵子而知邵子果賢也邵子少孤露能敬事其兄足不出里閭輸而行修於家爲善若不及言動一範於禮所爲詩古文詞欲追躡尼輒切古作者而不屑苟同於世俗蓋邵子之賢如是顧余既識邵子每樂暱就邵子而邵子乃落落然非招之來不肯至夫邵子非有干於余者也余亦非有私於邵子者也而邵子以道自閑卒守而不變余是以益賢邵子邵子困諸生中年四十無所試然於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皆能言之邵子雖無干於余而余不能無求於邵子也詩曰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又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余之賢固遠媿衛大夫而邵子其將何以告我也

監司浙西

謂任浙江臬司

長洲

舊縣名民國并入吳縣

孤露

少無父母也嵇康書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

詩四

句

衛風干旄篇蓋見賢者之詩

張皋文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廉

此風流行
已久安得
如于成龍
輩矯正之

政語收束
言簡意該

恥之念。其人於勢利也。猶豹的之在項。羃覓之在目。而以旋於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於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謁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閒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機。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譁然曰。某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爲善惡者。則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淳澆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強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少舉於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人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貲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輿馬。士大夫宦者。視爲畏區。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負奇氣。浮汨爲吏十餘年。更偃蹇摧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叫家又甚貧。雖相知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樸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繇役。此真吾所樂者。君子於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莅

政治民其為良有司也無惑焉於其行序以送之

韜馬韁也禮檀弓則孰執羈韉而從

冪同冪覆物巾也周禮冪人掌共巾冪

海鹽縣名舊屬浙江嘉興府今屬錢塘道

國史

館掌纂修國史即古史官之職清時設有總纂提調纂修等官

府經歷清時府屬官名

微也

梅伯言贈孫秋士序○○○

衆濁獨清
何時不可
隱何地不
可隱孫先
生其知之
矣

為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暗昧。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為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為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抃。而欲從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遊者乎。有不忻慕笑

朴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壽。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自菴先生曰。有古趣絕似昌黎雜作。

正陽門

清京師內城正南門之名。俗稱前門。卽元之麗正門也。

東方曼倩

名朔。漢厭次人。善談諧。長於文辭。武帝時爲金馬門侍中。

梅伯言贈余小坡之任雅州序○○

道光元年。余初遊京師。一時交遊多好古博洽之士。意氣相得甚歡。後十餘年。又來京師。其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或志趣始同而終異者有之。以十餘人之多。而雲卷波徙。遂無復有一人存者。慨然自以爲無復朋友聚處之樂矣。久之得交陳君藝叔。朱君伯韓。吳君子弢。又因伯韓得交小坡。及馮君魯川。王君少鶴。其志趣同而不常合併者。又有人焉。要皆雄俊之士。不妄與可於人者也。余初識小坡。其貌甚落落。久而情益親。議論益同。其有所作。余未嘗不以爲工。而於文所可否。未嘗不與我同其意。

情生文耶
文生情耶
讀之令人
增交誼之
重

也。蓋自六七年以來。余與數君子遊處之。適文酒諷議之歡。曠乎禮而不流。肆於言而不歧。莊莊乎其相推儻。然而無所隨。雖昔之意相合者。其樂蓋無如今日之盛。而數君子外增一二人焉。而亦不可得則甚矣。友之難而斯樂之不可忽也。今歲二月。小坡以朝命由戶部郎中出守雅州。同遊者甚祝其行。而又惜其去也。嗟夫。樂其留而不樂其去者。孰有甚於余者乎。又孰有甚於小坡與余者乎。然其如小坡何哉。避外而惡難。政不得試乎民。祿不得贍乎親。豈士君子之所以自處者乎。豈朋友望於所親厚者乎。又豈吾友所以自慰其親戚父兄者乎。吾且於其行何哉。然則自今以往。諸君子皆有不能久縻於茲者。孰先去乎。孰後處乎。其終離乎。其復合乎。余其儻然於四虛之途。而去人日遠也夫。

四虛（莊子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梅伯言送張梧岡序○

法之正。千古不易。而用法之術。今古不同。古爲令者。百里之內。刑政自專之。通經術。習名法者。得自辟爲曹掾。緣去聲逐捕吏兵。不待索而具。下有嗇色。夫鄉老亭長。上分聲

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

補一筆妙

借書法作
結便不枯

其職而上獨一太守仰其成。其權專。其勢便。故事易行。文易文。武易武也。然終漢之世。循吏不過數人。而多以鷹擊毛鷲爲治。此無他。威生於易行。權便於獨斷。法不足以治人。人失而法隨之。故能守法以便民者。古循吏也。後世之制。大吏多而小吏少。令下有丞尉。備員而已。而有六七級之上官。遞臨其上。士分於學。而官師不相兼。兵分於營。而文武不相屬。所指揮獨有胥吏。皆恆產世業。自爲授受。非官所得專。上下之情。途人無以異。其權分。其勢格。雖武健恣睢。許規切之人。不得顯肆其暴。此制之所爲得也。然人不足以勝法。及法敝。而人亦隨之。其有能執法以安民者。則今之循吏也。然則若之何而執之。曰。今之法固足以困賢者。不得行其意矣。其藉法以行私者。固未絕於世也。然則法所能困者。吾意之。苟可以止而止者也。吾意不以苟可以止而止。法固不能吾困。而爲吾用。執法者亦善其術焉而已。吾友張子梧岡。謁選得仁化邑。將行。或告以地近南海。俗悍輕。宜克以剛者。然循吏者。循法而已。法如是何。名爲剛哉。不善其術。而有意於剛。又非所云能執法者矣。昔人論書。謂結字今古不同。而執筆千古不易。法亦猶是也。梧岡賢者而深於書。則於是必能推而合之。